

畢修勺著

論無產階級專政

革命週報社印行

畢修勺著

論無產階級專政

革命週報社印行

De la Dictature du Proletariat  
Par

Pi-Sieou-Tsio

Première édition, novembre 1928

Prix: \$ 0.08

Aux éditions de "La Révolution",  
Shanghai

Tous droits réservés

革命小叢書第二種

論無產階級專政

實價八分

著者畢修勺

發行者上海江灣革命週報社

總代售處啓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版

## 寫在卷首

名詞的作用真大，世間常有舊得不堪的東西，若冠以新奇的名詞，往往足以眩惑一時；如無產階級專政現在不是膾炙人口，大受一般所謂革命的人物歡迎麼？

然而，無產階級專政到底是什麼東西？牠與無產者有何關係？牠是合理與可能的麼？牠是到自由之路麼？牠是革命應有的過程麼？這本小冊子就是來解答這些問題的。

至於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我們都知道牠是無產者的劊子手；莫斯科街上充滿乞丐，失業人數竟達七百餘萬，烏克蘭大飢荒，農民以種子為糧食等事實可不用說，而一般民衆連集會結社罷工等權利都被剝削了哩！昔日努力於革命，曾在「沙兒」治下過着囚禁與亡命生活的志士，現在仍被無產階級（！）的魔王囚禁與驅逐，甚或犧牲生命於暗牢與冰天雪地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早就成為共產黨少數首領恐怖政策的別名

了。這是必然的，因為妄想的無產階級專政所能產生的效果就是如是如是。故我十分希望關心無產階級福利的人來注意這種騙術，並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做揭破這種騙術的先聲。

二八，一一，一四，修勻於上海。

### 附着聲明

這本小冊子是我去年在報上發表過的五篇舊文，本已收集在「一個貧農子的話」裏，後有出版革命小叢書的提議，就抽出單獨印行了。

又 及

## 論無產階級專政

### (一) 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者

專政是野蠻時代的遺物，無論在原理或實施上，牠總是箝制人的自由，阻人前進。自古以來，專政所犯的罪惡，不可以數計。人類進步之緩速，完全循着專政程度之增減。在魔王稱霸的時代，一人獨尊，萬人皆卑；此時文化思想的程度如何，我們考諸史籍，就可知其大概。人類是向前走的，是時時與強權爲敵的；專政是強權最著的代表，不用說，是人類的勁敵了。

近一二百年來，文化思想之進步，可謂一日千里了，推原其因，是強權漸漸失勢，自由日日勝利，尤其是從法蘭西大革命，送「惟我獨尊」的寡頭君主上斷頭台後，強權獨斷失了外形的光榮，專政受了一大致命傷。返顧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情形，肉體既不自由，精

神又無發展的餘地，還有什麼文化思想之可言！這種時代被打破了，已過去了，實爲人類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坐享其利的我們，怎可不向我們那些與黑暗兇蠻搏戰的祖先，致敬施禮！

革命是反抗強權削少專制的行爲，革命的目的是求自由求平等，舊的野蠻的，是革命道上應消除的障礙，新的文明的，是革命應促其實現的理想。專政既是舊的，野蠻的，當然是我們革命者最應盡力撲滅的東西了。

真奇怪！在經過無數爲自由而爭鬥的革命之後的二十世紀，居然有人大吹而特吹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他們說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必須有一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者從有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施行獨裁政治；社會一切的機能皆歸無產者（？）掌管；壓制有產者使無死灰復燃之虞。從此以後，社會即可漸漸趨於平等，階級即可漸漸歸於消滅，終必到達無階級，而完全自由的大同世界。他們的幻象不可謂不奇妙，其如不符事實何！我們不妨

來談談無產階級專政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其與無產者究竟有何關係。

在有政府有私產的社會中，最畸形的一種現象就是勞者苦而逸者福。生產者不能得衣食住以及人生最需要的滿足，而游惰者倒反豐衣足食，有大廈可居，有奴僕可使，百無缺一，應有盡有。這種社會誰都不承認是美滿的，既不承認是美滿的了，於是就有種種改造的學說發生。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馬克思學說也是其中之一。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依字義明白點說，就是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實施他們的強權於未革命前的有產者。有些奇特的所謂無產階級的學者把社會分成階段，說從這段到那段一定要經過中間的某段，以自己的幻想造出許多不符事實的學理，命人遵從施行，不可逾越，幾以爲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而一般頭腦簡單的耳食之徒也相信得了不得，差不多如教徒信教一樣。專政是不好的，無產階級專政却是好的，這就是他們自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家的邏輯。因爲——他們說——無產階級是一切財富的生產者，只有牠纔有專政的權利，只有牠專政纔能使社會趨於良善之途；這無異野蠻人的道德觀念：「人家把



我的女人搶去是不好的，是惡的；我把人家的女人搶來是好的，是善的。」他們又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防禦革命，不能制止反革命，所以在革命的過程上說，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必需的。可是何謂革命，何謂反革命，我們却沒法明白。在我們的腦筋中想來，反革命是倒退的，開倒車的，革命是前進的，開順車的。羣衆既然有力推倒萬惡的政府與資本制度，若再能從事社會的建設，以平等自由的原理去建設新社會，即無須什麼專政來壓迫人了。不然，徒以權力逼人，把別人趕跑，自己起而代之，畢竟是以暴易暴的行爲，沒有良善的結果的。即使實實在在是無產階級來專政也是一樣。但是無產階級能專政嗎？

無產階級是人，決不是形而上的神，牠與一切人一樣有缺點也有長處。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比有產階級專政進步；總之，凡是專政統是壓迫的工具。執有此種工具的人即會爲所欲爲，百無忌憚。環境能改變人，誰都承認。世間誰不願意做好人，誰願意拿刀殺自己的同伴，但是有時因地位的逼迫，環境的役使，往往事不由主，妄作妄爲。無產階級在被壓迫的地位中，萬事由人主宰，自己如失了魂魄一樣，只能俯首聽命，人生的什麼苦味

牠都嘗到，實在是可憐可憫，如果一旦推倒目前的敵人，跳上政治的舞臺，牠即失了無產階級的資格，牠即是治者有產者，與被牠打倒的階級一樣，早已含有被打倒的性質，這猶之乎一個窮人突然致富，他以前雖是窮人，以後却是富者，我們愛窮人而不愛富者，所以只有反對後者而愛前者，假使社會上仍有貧富的階級存在，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一句騙人的話，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無產階級居然要拋開生產事業不做，居然要擺起治者的架子，我們老實不客氣也是要竭力反對的。因為我們認定制度的錯誤是與人無關的。制度的本身若有毒質，無論誰來喫下去，統是要中毒而死的；制度的本身若有令人作惡的原素，無論誰來掌握，統是要作惡行兇的。我們既然認定專政是一種有毒的與惡的制度，所以無論秦始皇，有產階級，列甯或無產階級，到底是要中毒或作惡的。請睜開眼睛看看俄國這幾年來的慘酷情形，治者的兇橫，被治者的悲苦，就不難了然。

無產階級願意專政嗎？我以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決不願而且不能專政的。所以專政

的人，只是利用無產階級之名，以行其個人專政之實的欺騙者罷了，決決非無產者。因為革了一次命，換了一個政府，倒了舊官僚，擡上新官僚，若不從經濟與政府制度上根本下一澈底的改革，結果仍是換湯不換藥的無意義的暴舉，無產者終留於被壓迫的地位，人類終無平等的希望。即使政府的太師椅中有無產者坐着，而這位無產者早已離開自己的隊伍，與統治者為伴侶了。

可見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者絕對無關，我當於下文繼續討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弊害。

## (二) 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合理的

「忠言逆耳，真理如刺」的確是名言。我們以善言和真理勸人，一時決不能得人的信從。新式的野心家——列甯黨——明瞭這點，所以處處以似是實非，性近復仇的話語，誘引無產階級，為自己奪取政權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他們欺騙無產者的一例。

無產階級在現社會中，地位是最低微的，勞働是最勤勉的，生活是最困苦的人世間的幸福，他們是享受不到的，這無論誰，只要沒有昧了良心的，都承認的吧，都想亟謀拯救的吧？而且無產階級是人類的大多數，一般社會改造家所謂代人類謀幸福，自然不用說是替他們謀的，因為治者與富人現在已經是一切特權的享受者，要什麼就有什麼，當然不要人們幫忙了。處這樣不平等的環境中，誰不替困苦無告的無產者抱不平！可是，我們應該注意，無產者也是人，他們的行為也是循着環境轉移的。在貧的時候想富，在富的時候想貴，在貴的時候，又想爲人上人，這是我們尙留於半野蠻狀態中的人的常情，也即是俗語所說的「人心不足」。無產者既是人，也是有此劣根性的。我們同情於無產者，擁護無產者的利益，固是應該，然而我們切不可因同情，因擁護，而忘却人類所通有的毛病，切不可以為凡是無產者做的都是好的，無產者是全知全能，純潔不瑕的人物，這是我們常說的，而且希望人們十分注意的。即就我們本身說，我們是反對一切強權與一切施行強權的人的；我們認定強權是罪惡的淵藪，施行強權的人是罪惡的執行者；我們決不承認

強權在你手裏是作惡的工具，在我們手裏就能一變而爲行善的武器；我們決不相信人家的道德程度低於我們，我們是人類的超越者；我們以爲強權的本身就是惡的，完全無關人的問題的。這是我們所最確信的原則，亦是自然科學不斷地告訴我們，此種原則是最合於事實的。所以我們主張一切人都應該站在平等的地位，只有站在平等的地位，人類纔有自由與幸福的可能，否則，一切都是空話。老實不客氣的說，就是叫我們去做治者或資本家，施行起政治與經濟的強權來，我們也會與一切治者和資本家一樣，大作其惡的。不相信，請細心地考察古今中外的歷史，就不難找出確鑿的例證。列甯黨懂得這個麼？我不得而知。據他們所施的手段與所標的目的看來，他們絕不明瞭這個道理，或者有意不願知道。他們完全以意氣與復仇的思想蠱惑無產者。他們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資本家可以專政，無產者也可以專政；以勞働專政替代資本的專政是世間最合理的事！」有時又以「無產者，起來呀！你們報仇的日子到了！資本家的佳餚，可以讓我們來喫，資本家的大廈，可以讓我們來住，資本家的美衣，可以讓我們來穿，資本家的妻妾，可以讓我們

來享樂；我們將資本家趕到我們原有的地位上去，讓他們嘗嘗我們的苦味看！」等報仇奪產的煽動語激發無產者，令無產者的一切慾念盡情暴露。聽說近來湘鄂一帶的共產黨員公然提倡農工可以強姦資本家與地主的妻女，可以無辜犧牲資本家與地主的生命，可以以綁票方法，向資本家與地主勒索銀錢，可以盜匪手段，擾亂社會的安甯；他們所以這樣做，自然想藉此激起困苦無告的民衆的同情，為他們衛護政權的城壘！可是與求全人類自由平等的革命，畢竟要差十萬八千里咧。

列甯黨說：『資本家可以專政，無產者也可以專政。』按理，倒很公平的。你可以打我，我自然可以打你；但是你我到底打到何時為止呢？況且資本家可以專政，無產者却絕對不能專政。何則？因為資本家專政，有無數的無產者可以賣力替他們生產，替他們辦好人生所需要的一切。假如無產者專政了，試問誰去替這一大羣專政先生們操作呢？假如資本家落到無產者的地位，終日勤勞，不得一飽，這又豈不是調了一個頭，無產者為資本家，為治者，資本家却為無產者嗎？這又不是資本家專政嗎？不過換幾個人罷了；昨日你治我，

今日我治你，治來治去，仍是脫不了一個不平等的圈兒。這或者有人罵我頭腦簡單，不懂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意了。有人或者要這樣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者掌握政權之謂；由無產者掌握政權之後，社會上一切事情都容易辦了，一切的一切都好了，社會就漸漸地會向自由平等方面前進了。到那時節，階級也將自然的消滅了，人人所企待的理想社會也將自然的降臨了！』我的頭腦的確簡單，無論人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解釋得如何淋漓盡致，我終不大能理會。怎樣無產階級專政後，一切事情都容易辦了呢？……怎樣到那時節人人所企待的理想社會將會自然的降臨呢？我百思不得一解，只好讓頭腦複雜的先生們去自玩其味！

無產的朋友們，我們請先作一良心的考察罷。我們的心中有治人的思想嗎？治人是我們所期望的嗎？我們願意世界上常有你卑我尊的怪現象嗎？我們的苦痛是從那裏來的？我們情願別人來過我們的苦痛生活嗎？不至於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如果以我們所不願受的東西，令別人受，我們已失了自己的人格，已失了同伴的同情，我們的

心已顯露出我們該站在被打倒之列；我們決沒有受人愛護的資格；我們雖是無產者，實際還不是與資本家一樣！不過現在機運不佳，居於下位罷了，我們本身並無可取的地方。窮人想富，而不知爲富卽不仁，亦是可惡，我明白的無產階級朋友們，決不作此惡舉的罷；治者十惡不赦，被治者慘痛可憐，我可愛的窮朋友們，想必也同情於後者，而極嫌惡前者的罷。社會是複雜的，是有連帶關係的，是有均衡性質的。你的富是我的貧之因，我的低是你的高之果，我相信我們無產者是心地潔白，毫無私念的人，我們決不願站上富與高的地位，來重演人類一直演下來的壓人與治人的慘劇。我們必須手擎火把，照耀於利慾薰心的黑暗世界中，使人們略見輝煌而美麗的光明！

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般新野心家想玩的把戲！

要我們無產者來作這種以暴易暴的所謂專政，完全是不合理的。

(二) 無產階級專政的欺騙與弊害



無產階級專政的欺騙與弊害，可以說，與一切專政一樣；惟其有無產階級幾字足以眩惑一般膚淺之徒，所以我們現在不得不略加討論。

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奇妙的商場，奇形怪狀的貨物，無所不有；只有長於欺騙的人才，是這種互相排擠的場上的最適者。人類有數千年的歷史了，我們考察這數千年中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的政治的情況，一切權力幾乎皆建築在虛偽與欺騙上，虛偽與欺騙的兩種惡德，就是自古至今的強權社會的護身符。

毫無存在理由的專制魔王，終日以民命爲兒戲，以人類爲獵物，自由地縱慾貪婪，專求滿足一己的私慾，雖犧牲幾千百萬人的血肉，亦所樂爲。「朕卽國家」，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天下蒼生皆卑賤，惟我寡頭獨尊榮，昂昂然身登九五，陷人類於十八層地獄中。一般所謂學者與宗教家却替他大倡其三綱五常，天地君親師的騙人學理，擁戴他爲天之子，地之王，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怪物。可憐一般無知的憔悴於生活的平民，迫於權威，只好